

秋吟

商城县 刘君喜

天高了,云淡了,整个夏季留下的雄厚的豪气被一阵爽朗的秋风吹散,人们的脸上露出喜色,迎接硕果累累的秋季。

田间地头,机器和人忙碌起来,谷香、汗水、笑语交织在一起,在空气中传播,喜鹊趁机衔食金黄的颗粒,享受着人们留给它们的小费,人与动物在这个时刻构造了一幅和谐的生态图。

雁又要远行,装扮成人的模样,在空中留下黑色的墨迹,一声声低吟,诉说着散聚依依、悲欢离合的故事。等待,会赋予人一种希冀;执念,会让人产生一种遐想。

秋,如果只有一种颜色,那就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色彩。轻于泥土,却重于黄金。人们的心中都有一杆秤,时而不时地度量着一切。沉甸甸的,让人喜上眉梢;轻

飘飘的,让人愁眉不展。对于农人,都曾经弯着腰,流着汗,却不敢随意扬起脸,宁愿让汗水滴落在地里,滋润着生我养我的土壤,也不愿意让咸热的汗水流失在空气里。秋收和时间赛跑,影子由长变短再变长,灯光没有若隐若现的星星亮,湿漉漉的脊梁引来贪得无厌的蚊虫骚扰,尽情地吮吸丰富的营养,啪的一声响彻夜空,流血的肌肤隐隐作痛。

秋临,地上偶尔有些落叶,一枚枚在秋风中闪着青黄的光,仿佛是诗人偶得的佳句,可能在某一时刻薄积厚发,抑或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警世良言。雨也多了起来,枯叶也渐渐的多了起来,满地都是凌乱的语句,字节跳动,在风中留下最后的婀娜。树枝上残留的树叶宛如中年男人的头发脱

落,满目沧桑,让人心酸,感叹岁月的流逝,恍然如梦,青春不再回首。

秋,春秋,“春”和“秋”本是两个不同的季节,中间隔着一个夏,却能组合成一个词语“春秋”。世界就是这样奇妙,也是一个多彩的舞台,秋收的成果如同舞台上的精彩作品,台上三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曾经流出的汗水没有荒废,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。在风调雨顺的年头里,有些人还在怨天尤人,坐在那里留下后悔的眼泪,不停地拍打着大腿。秋,沉默无语。

在这秋天里,中小学生们又开始忙碌起来,努力摆脱暑假余留的尾音。大学生们背起行囊,踏上征途,新航程,新起点,怀揣梦想。有梦想,就有动力;有付出,就有收获,心有所属,时光不负。



我的妈妈叫春兰

光山县 左海伯

五弟出生的第二天,父亲就出海捕鱼去了。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归来。

母亲不相信风中传播的不幸。每天下午,她都抱着她的新生儿,拉着我们,在海风中,期盼出现父亲归帆的远影,慢慢向我们驶来。

从春末到深秋。她终于还是绝望了。

一天夜里,她打理了家中了似如无的财物;早上天还未亮,她就一个个叫起我们,让大家围在她的身边。她坐在镜子前,在油灯摇曳的微光里,盘起了她还算浓密的头发。盘好后,她说,娃们,我们在这活不下去了。我们出发!

母子六人,组成一只逃难的队伍。在乱世里,我们日日夜夜地漂泊。

我们漂到了德州,泊在郊区他人废弃的一处民房中。母亲每天都顶着发髻,领着我们,开荒种地。她播撒的每一粒种子,都闪着希望的光芒。

入冬了,她背上背着我五弟,我打下手,在一条大街一角,做起

了鸡蛋葱油煎饼生意。母亲手巧,不几日,不起眼的小面食摊位前,人流已如山里的溪涧,滢滢然有声。绚烂霓虹的灯影里,母亲头顶的发髻,岿然如墨王。

不到三个月,母亲突然把那摊位转给了邻居,她去了当地潘府,为小公子做奶妈。潘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。户主叫潘守廉。

后来,在母亲的努力下,我在潘家的私学里上学了;那是我读书的第四年冬天的一个上午,日子如水的宁静,被一伙土匪的进入,打破了。那天潘守廉带着一千家丁,外出进货,前脚出门,晃枪舞刀的土匪,后脚就闯了进来。门丁、厨娘、潘家留守的亲眷,都吓得蜷缩在屋角、桌下,瑟瑟发抖。唯我的母亲,跑到后院私塾忠恕堂,站到们面前,护着我们。土匪们翻遍了府里的角角落落,几无所获。失望的情绪,像铁爪般,牢牢将他们把控着。

老大,贼不行空路。我们带个人走!一个土匪,凶悍的声音。

那个脸堆横肉的头头,听了这个建议,脸上主即显出不易觉

察的欣慰。他上前一把抓住我母亲的左肩,哗地抽出肩上的砍刀,架到她的脖子上。同学们有人吓得哭了起来。我不敢闭眼,浑身抖得厉害。母亲一只脚被提得离地,她分明也在哆嗦。

说,谁是潘家少爷?那头目凶恶的声音,像雷突然在房间炸响。

母亲没有立即睁开眼,她像在紧张地思考这个严峻的提问。

快说!另一土匪上前踢了她一脚。

母亲慢慢睁开了眼睛。那目光还算平静。她逡巡了我们一遍,站在人群中的小少爷,抖得更狠了。

是他,他就是潘家少爷!母亲的目光,还有她的手指,都指向了我。

有血,在我脑子里猛地冲击了一下;我甚至有些昏厥。可是,它瞬间就消失了,我立即明白母亲的用意,往前走了一步。不错,我是潘馥,我随你们走吧。我有些从容不迫了。

通知潘守廉,拿二百两金子,来取他儿子!土匪们掳了我,打马

扬长而去。

当晚没有传来赎人的信息,土匪们便开始了对我审问。

你是靳云鹏?!真不是潘家少爷?!面对我的否认,他们惊得下巴差点都掉了。

那女人是谁?

我妈。她名王春兰,是潘家佣人。

你们母子不错!一个有忠,一个有勇!那头目咬牙切齿地称赞。难道你不怕死!他盯着我,突然歇斯底里地咆哮。

我不怕死。潘家对我们有恩,我可以死来报答。

那个脸上肌肉横呈的头头,沮丧地摇着头,坐到了他虎皮大椅上。他勾着头,一动不动,像一只决斗失败的雄狮。

这小子杀了可惜!放了他!他突然抬起头,发令。

被松绑后,我上前向他抱拳躬身,以示谢意。出了寨门,我感觉一下子便变成了夜色中的一只大鸟。我好像看到我家窗户那微弱的灯光,我拼命地振翅,向那光,飞去,飞去。